

音樂劇《In My Life》的文宣戰 和Schubert Organization主席繼任人選的話題

From Broadway: The Blitzkrieg of Ads for "In My Life" and Who Is the Next Chairman for Schubert Organization

陳正熙

Cheng-Hsi CHEN

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劇場藝術科主任

51-52

就劇場工作的專業而論，每年可以吸引成千上萬觀眾的美國百老匯劇場，自有其過人之處，但老套陳調的故事、保守的主題意識、平庸的品味，也是許多批評者對於百老匯會有的挑剔，但評論者的堅持或觀眾的選擇，孰輕孰重，或許還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。

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，正可以突顯這樣的問題。

相對於非營利劇場世界的單純美好，百老匯的世界是現實而殘酷的，我們耳熟能詳的許多作品，其實是千百個作品中的少數倖存者，而決定這些作品命運的人，除了觀眾之外，紐約主要媒體的劇評家，可能就是最具權力者。

去(94)年十月二十日在百老匯音樂盒劇場(Music Box Theatre)上檔的音樂劇《In My Life》，不僅賣座不佳，更得到幾乎所有主要媒體的戲劇評論一致的惡評，紐約時報首席劇評Ben Brantley將這個作品評為無聊、缺乏邏輯、完全失控的。

一般而言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多數的作品就會在短時間之內「認賠殺出」，草草下檔，成為百老匯發展史上又一個被打入冷宮永不得翻身的冤魂，但《In My

Life》的製作人兼導演Joseph Brooks卻不甘如此，而決定將文宣經費集中，展開一場行銷大戰，企圖以鋪天蓋地的宣傳將觀眾帶進劇場看戲。他認為無論那些紐約的劇評家如何看輕《In My Life》，只要觀眾進場看過戲，好的口碑就會逐漸傳播開來，讓更多的人走進劇場，讓這個演出繼續留在百老匯的舞台上。

對Joseph Brooks而言，幾個劇評家的意見，根本無法與現場觀眾的熱烈反應相比。Ben Brantley的評論，還可以拿來作為文宣中自我嘲弄的素材，至於其他評論者的看法，則根本不值一談。

Joseph Brooks大規模的文宣反擊，確實刺激了票房，但並沒有讓《In My Life》轉而成為讓一群專家滿地找眼鏡碎片的大熱門，維持不到兩個月之後，還是在十二月十一日下檔，總共六十一場演出，還是無法讓這個八百萬美元的製作收支平衡。Joseph Brooks以八千個觀眾的聲音，壓倒八個紐約劇評家的企圖，似乎並未成功。

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八千個看過《In My Life》演出，而且得到極大滿足的觀眾，他們所代表的意義，與八個具有發言權的劇評家所代表的意義，我們又該如何

權衡？在這樣的權衡之下，我們對於劇場的意義這樣的議題，又能夠有什麼新的思考？

就如本文一開始所言，在評論者的堅持和觀眾的選擇之間，孰輕孰重的討論還有許多空間，表演者在觀眾的掌聲和評論者的挑剔之間，還是得繼續忍受兩者落差所帶來的煎熬，或可能的精神分裂。

這或許就是劇場有趣之處。

對百老匯的發展最具影響力的人，或許不是可以判定新作生死的劇評家，或者哪個大牌的製作人或導演，而是掌控百老匯十六座劇場所有或經營權的Schubert Organization的主席Gerald Schoenfeld。

一九〇〇年，來自上紐約州Syracus的兩個Shubert兄弟Sam和Lee，將他們成立的Schubert Organization搬到了紐約，開始發揮他們製作新戲、新建或收購劇場的能力，並且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裡，成為全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戲劇製作組織與劇場經營者。一九七〇與八〇年代更積極投入新製作，創造了許多百老匯史上的經典作品，包括《Amadeus(阿瑪迪斯)》(1981)、《Children of a Lesser God(悲憫上帝的女兒)》(1980)、《Glengarry Glen Ross

《大亨遊戲》》(1984)、《*Night Mother* (晚安母親)》(1983)、《*A Chorus Line* (歌舞線上)》(1983)等,和從英國倫敦引進的《*Cats* (貓)》、《*The Phantom of the Opera* (歌劇魅影)》、《*Miss Saigon* (西貢小姐)》等知名音樂劇。Schubert Organization對美國當代表演藝術界的影響力,也以Schubert Foundation提供贊助的形式發揮,每年對美國境內非營利的戲劇及舞蹈團體、表演藝術製作及相關機構、私立大學戲劇系所和其他人道組織,提供金額不限的贊助。Schubert Foundation每年贊助的對象,幾乎囊括了所有重要的表演團體、場地、不同族裔和知名表演學校系所,如Yale Repertory Theatre、林肯中心、茱麗亞音樂學院、Theatre Communication Group等。

以這樣一個組織的影響力而論,主其事者自然是衆人所矚目的焦點。現任主席Gerald Schoemfeld在一九七二年從原本Shubert家族成員中接手Shubert Organization,一九九六年在時任總裁的Bernard B. Jacobs過世後,而取得絕對的經營管理權力。

百年老店在面臨新的競爭壓力,和更為快速的環境變化時,總顯得力有未逮,Shubert

Organization的逐漸老化(成為一個主要依靠劇場租金與演出權利金維生的組織),雖非Gerald Schoemfeld的高齡(81)所致,但似乎也非毫無關聯。因此,無論Gerald Schoemfeld如何迴避談論,他的接班人的問題,還是成為許多圈內人不得不加以重視的議題。可能的人選,選擇的原則與方法,Gerald Schoemfeld的態度,會引起越來越多的議論與詰問,而Gerald Schoemfeld自稱仍如四十七歲般充滿創新活力的說辭,也會越來越無法說服相關的人,甚至包括他自己。

百老匯劇場的商業本質,在Shubert Organization的發展歷程中,得到最為直接而明確的說明,而從過去的製作來看,藝術表現與票房成績同樣亮眼的成就,或許才是讓百老匯之為百老匯的主要原因,而Shubert Organization曾經在這樣的過程中,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,在美國近代劇場的發展史上,值得一個專章的討論。

因此,繼任人選的產生,可以決定Shubert Organization在面對來自其他製作或劇場經營者的競爭壓力下,未來的走向,或者甚至找回往日的榮光,但更為重要的,下一任主席的出現,會不會

標示著某一個趨勢的到來。

Gerald Schoemfeld確定交棒時,我們可以再作進一步的討論。